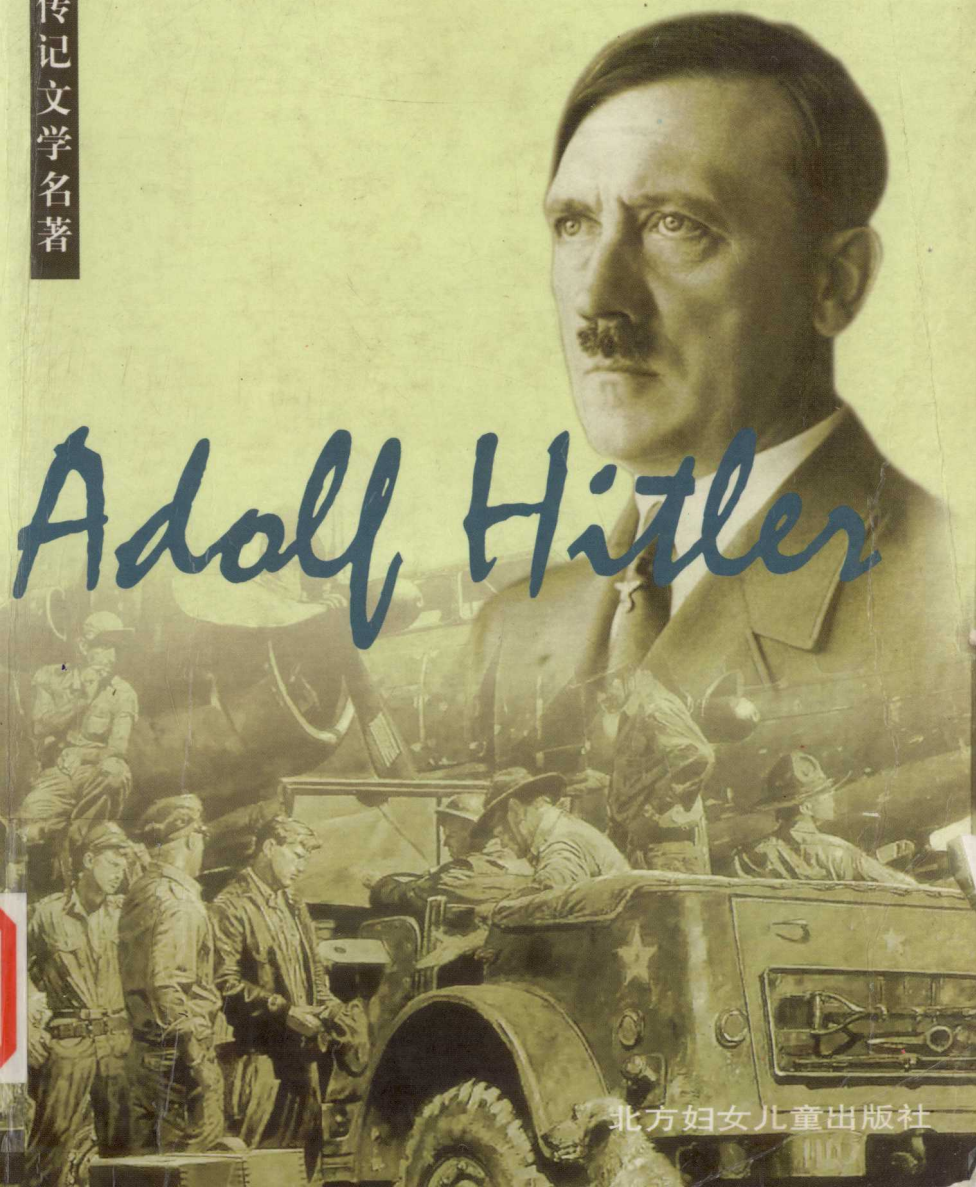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希特勒

[德] 奥托 著

Adolf Hitler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106947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希特勒
(上)

[德]奥托 著
万马明 译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6947



-5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 凯
封面设计:尚升广告

世界十大传记文学名著

希特勒

奥托 著

万马明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4400千字

印张:139 2006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套

ISBN 7-5385-0467-2/I·402

定价:348.00元(全12册)

作者序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无可置疑地,没有人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多的生灵和引至如此巨大的仇恨。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间,世人对他的看法依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如罗斯福、张伯伦、斯大林的看法已经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了的救世主;在其他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军事上的蠢才和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是通过丑恶的手段取得的。

与很多人一样,我的生活也曾遭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情感,把他当作已作古百年的人来写。我曾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仇恨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唯恐观点会遭到曲解而支支吾吾的情况,现在已不存在了。这些会见作录音的就有几十次,这些录音带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内。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使用了众多的报告、文件: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1918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之机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1924-1925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作了不少披露。

本书没有什么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在此:希特勒要比我们想像的复杂、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其中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被剥夺了去天堂的权力,希特勒便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的区别的。由于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清除干净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卅字军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

总 目 录

第一卷

希特勒(上)

第二卷

希特勒(下)

第三卷

墨索里尼(上)

第四卷

墨索里尼(下)

第五卷

林 肯

第六卷

拿破仑

第七卷

华盛顿

第八卷

甘地自传

第九卷

罗斯福

第十卷

彼得大帝

第十一卷

斯大林

第十二卷

俾斯麦

目 录 (上)

引 子	1
第一章 家世之谜与早年状况	3
一、父亲的不明身世	3
二、班里最令人头痛的学生	6
三、“伟大画家”的梦想	14
四、维也纳的流浪生活	15
五、阿道夫下士	23
第二章 暴动的党魁	29
一、慕尼黑疯子	29
二、“幸运的狼”	33
三、夺权阴谋的得逞	39
四、希特勒“德国的墨索里尼”	45
五、走上危险之路	54
六、啤酒馆暴行	60
第三章 恶魔般扩大的权力	70
一、兰德斯堡监狱的“危险犯人”	70
二、纳粹的圣书——《我的奋斗》	78
三、“道威斯”计划	83
四、厚颜无耻的演讲人	87
五、重执纳粹权杖	96
第四章 进军柏林之路	106
一、讨人喜欢的女士们	106
二、与外甥女的畸恋	110
三、第一次见到爱娃	119
四、新的斗争策略	127
五、纳粹的国家机器——党卫队	133
六、“褐色分子的聚集地”及纳粹“六主”	142
七、“争夺政权的序幕拉开了”	148
八、孤注一掷	154
第五章 问鼎政权	164

一、最后的较量	164
二、登上总理宝座	170
三、“让这些异己走开!”	182
四、国会大厦纵火案	187
五、可笑的审判	194
第六章 疯狂的帝国	203
一、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	203
二、血洗冲锋队	214
三、他终于执掌了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柄	227
四、撕破凡尔赛和约	232
第七章 残暴与风流	242
一、漂亮的女导演	242
二、爱娃成了元首的终身情人	251
三、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	264
四、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	271
第八章 开动战争机器	276
一、“我们与元首同在!”	276
二、为陆军领袖设置的陷阱	281
三、恐吓——吞并奥地利	286
四、指令：消灭捷克斯洛伐克	295
五、“慕尼黑协定”	300
第九章 大战前夕	311
一、“白色方案”	311
二、祸水东引	317
三、闪击波兰	329

引子

1945年6月，德国纽伦堡。

一个身材魁武、高鼻深目的美国人在大街上匆匆地行走。四周的建筑物有的已毁于战火，残垣断壁、面目全非，远处山林的绿色遮掩不住战争带来的重创。

这个美国人肩上背着摄影机，看样子是个记者。他嗖地闪入另一条大街，不一会儿，就已站在了一座老式建筑前面。

建筑虽然已经古旧，但还仍然保持着宏伟的神韵，借着朝阳的光辉，大门匾额上的几个字明晰可见：

纽伦堡监狱

美国人收住了脚步，犹豫了一下，就在这个时候，里面一个持枪的守门士兵大声喊：“什么人！”

“我是美国随军记者，叫西克图斯·奥康诺。”这个美国人一边大声地回答，一边赶忙掏出了记者证。“我想见见汉斯·弗兰克，他住在单身牢房里，我有盟军总部的指令。”

那个持枪的守门士兵认真地看了看盟军总部的指令，然后手一挥，说：“进去吧！”

监狱里光线昏暗，奥康诺过了好久才习惯。他跟着一个士兵来到东头最里边的一楼单身牢房前，士兵打开了铁门，奥康诺走了进去。

单身牢房里的光线更昏暗了，不过这时奥康诺已经能够适应了，他看见床边呆坐着一个中等个子的德国人，头上已经没什么头发，双眼茫然失神，好像有重重的心事。

“弗兰克先生。”奥康诺轻轻叫了一声，他看见弗兰克慢慢地抬起了头，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我是弗兰克，汉斯·弗兰克。你一定就是那个美国记者吧？”

三天前，弗兰克给奥康诺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有关希特勒的身世之谜。奥康诺对此颇感兴趣，马上就通过盟军总部和弗兰克约定今天面谈一次。

弗兰克曾经是希特勒的私人律师，后任第三帝国波兰总管。1930年底，他曾受希特勒的委托对希特勒的家世进行调查，结果却发现希特勒很有可能犹太人的血统，当时弗兰克不敢声张，秘密在心里压了十五年。

希特勒

现在希特勒死了，他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十五年前那个有关希特勒身世的谜团又重新浮现在弗兰克的脑海里，所以他给盟军总部写了这封信，而盟军总部则把信转交给了奥康诺。

“说说你的看法吧！”奥康诺坐定之后就开门见山。

“1930年底的一天”，弗兰克开始回忆了起来，他口齿还算清楚，思维还挺快，叙述起来声情并茂：

“元首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一封信，我接过信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他侄子帕特里克怀疑元首的父亲是犹太人的后裔，元首对此有点不安，于是叫我去调查一下。”

“你说，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犹太人生的！”

奥康诺吃了一惊，虽然他在信中已经看到了这个说法。

“当时，”弗兰克接着说，“我也不信，可是在调查中，我听到许多人说起希特勒的祖母曾在格拉茨一个姓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里当厨师，同犹太人家的少爷有了关系，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

弗兰克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瞥了一眼满脸惊疑的奥康诺，说：“当时，我也不敢相信，但是持这个说法的人太多，虽然我没什么证据……”

“这种事当然不会有证据。”奥康诺打断了弗兰克的话，插嘴说。

“是啊！”弗兰克眼里放出光芒，会意地一笑：“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在给元首的报告上说不能完全否定元首的父亲是半个犹太人的可能性。”

一时间两人都陷入了沉默，好大一会儿，奥康诺才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可是，也不能确定希特勒的父亲就是半个犹太人啊！”

“年轻人！”弗兰克长叹了一口气，目光迷茫地望着地上，自言自语道：“所以，这才是个谜啊！”

“那么我们能解开这个谜吗？”奥康诺问道。

弗兰克仍然只是盯着地面，慢慢地说：“也许它永远都是一个谜！”

第一章 家世之谜与早年状况

一、父亲的不明身世

1889年4月20日，在靠近德国边境的奥地利小镇布劳瑙，克拉拉和阿洛伊斯的第四个孩子降生了，这就是日后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祸首阿道夫·希特勒。

瓦尔德维特尔地处奥地利一个完全封闭的偏僻角落，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边界的西端，地处丘陵地带，但树木繁茂，遮天盖地，十分幽静。它的存在，历来不被人所瞩目，如果这个地方不是日后成为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的家族的家乡，恐怕它永远也不会被历史记住。

不过，瓦尔德维特尔山间的斜坡上，有许多被风雨侵蚀的遍体皴伤的城墙在夕阳的辉映下显得古色古香，庄严肃穆，给人以一种凄凉悲壮之感，尤其在狂风怒吼、风雨交加的时候，山民们远远地眺望这些城堡时心底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阿道夫·希特勒的祖先就生活在瓦尔德维特尔县的两个小村庄：希皮塔尔和瓦尔特斯拉格。

1672年，斯蒂芬·希特勒出生在瓦尔特斯拉格，他是希特勒的第一位有案可查的祖先。斯蒂芬生下一个男孩约翰，约翰娶了一个同村的名叫玛丽亚·安娜·塔格斯万德勒的女孩，他们生下一个儿子叫马丁·希特勒。马丁生性躁动，居无定所，结果在外村娶了个老婆，是希皮塔尔村的安娜·玛丽娅·格斯尔，马丁也从此离开了瓦尔特斯拉格，在妻子在希皮塔尔村继承下来的一个农场定居。马丁去世之后，农场由大儿子劳伦兹继承，后来由于管理无方，劳伦兹决定把农场卖给他的二弟约翰·格奥尔格·希特勒，但此时格奥尔格早已离开农场去漂泊，劳伦兹于是把农场卖给小弟约翰·奈波穆克。那份条款很是繁琐的契约保存至今。劳伦兹离开农场去当兵后就音信皆无了。

约翰·格奥尔格·希特勒，这位第三帝国首领被人关注的身世不明的祖父，原来是个纯粹的流浪汉。他生性漂泊，所以当他能够养活自己后，立刻就离开父兄和故土，开始了他没有目标、没有终点的行程，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瓦尔德维特尔县境内四处流浪，当打短工的磨房工人。

在斯特罗尼斯村，格奥尔格认识了在格拉茨的一家姓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里作厨师的玛丽娅·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并很快与这个40岁的女人谈上了恋爱。

正当格奥尔格沉浸在与玛丽娅耳鬓厮磨般的甜蜜“爱情”中时，弗兰肯贝格尔先生19岁的公子从学校回到了格拉茨的家。这位小主人仪表出众、颇有风度，他有一切纨绔子弟特有的习惯。所以，这个刚从学校里出来的19岁的小主人很快就拜倒在玛丽娅那双勾人眼睛之下，他想方设法地接近玛丽娅，终于把她弄到了手。

就这样，玛丽娅时常奔走在格拉茨和斯特罗尼斯村之间在两个男人中间周旋着。而流浪汉格奥尔格现在不愿继续流浪，他感到很满足，于是长年累月地呆在斯特罗尼斯村打短工。人们都发觉到这个流浪汉变了，有时，这个平日里性情暴怒的流浪汉竟也会有温柔的一面。

1837年6月间，42岁的玛丽娅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叫阿洛伊斯，随母亲姓施克尔格鲁勃，这就是元首大人的父亲。由于玛丽娅未婚生子，所以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只能是个私生子。日后希特勒从不愿谈起自己的爸爸是个私生子。

当时，斯特罗尼斯村的人们对玛丽娅与她格拉茨雇主的小主人关系暧昧的事也略知一二，所以有人曾当面向格奥尔格寻衅：“那不是你的儿子！”

格奥尔格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冲上去一拳把那人打翻在地，飞起两脚，然后箭一般闯到玛丽娅家，一把掀起正在休息的玛丽娅，指着小男孩向玛丽娅大声嚷到：“告诉我，这兔崽子是我儿子吗？不说实话，老子废了你！”

格奥尔格抡起拳头，可是玛丽娅却不慌不忙，平静地说：

“你急什么，当然是你的。没用的家伙！”

五年后，即1842年，格奥尔格和玛丽娅举行了婚礼，时隔不久，格奥尔格就把阿洛伊斯送到他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希特勒那里。因为他心中老觉得别扭，为图个清静，干脆送给兄弟奈波穆克寄养了。

希皮塔尔村的约翰·奈波穆克·希特勒只有三个女儿，所以他收养了阿洛伊斯。

阿洛伊斯在叔父奈波穆克的拉扯下长到13岁时，母亲玛丽娅已于两年前去世了，父亲格奥尔格又开始了流浪生涯。就在这一年，阿洛伊斯带着只有三个盾的盘缠，来到了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

在维也纳，阿洛伊斯当起了鞋匠的学徒。五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

艺，但这时，阿洛伊斯又改变主意，决定另外干点有前途的，干点比鞋匠更体面的事。于是，阿洛伊斯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边防军军人。

在军队里，阿洛伊斯雄心大志，勤奋努力，通过了特别考试。到1855年，这个从前的补鞋匠学徒，成了奥地利财政部所属的一个海关的边境警察。六年后，阿洛伊斯又当上了萨尔费尔登地方的税务员，不久又被晋升为林茨海关税务所税务临时助理。到1875年，阿洛伊斯已经是设在多瑙河上与德国一江之隔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了。

此时，阿洛伊斯步步晋升，他的叔父奈波穆克也觉得脸上有光，并决定更改阿洛伊斯的姓。他认为希特勒的族人能够居此高位，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喜事。

由于奈波穆克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继承希特勒姓氏，所以这一改姓举动十分重要。为此奈波穆克特请他的一个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在公证人面前作证，说奈波穆克的兄弟格奥尔格曾多次亲口对他们说过，并在他临终前立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写道，他曾有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奈波穆克要求把阿洛伊斯改姓希特勒——不知道原因，奈波穆克把姓改成了希特勒，而不是原来的希德勒。

公证人拿出出生证，翻到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那页，然后又请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证明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子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女子结婚，于是公证人同意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改姓希特勒。

就这样，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变成了阿洛伊斯·希特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奥地利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叫安娜·格拉斯尔—霍勒，长阿洛伊斯四岁，是个寡妇。婚后不久，新娘就病了，身体十分衰弱，而阿洛伊斯对她很快就没了兴趣，一个人搬到一个旅馆里去住了。在旅馆里，阿洛伊斯又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尼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为“法妮”）有染。

时过不久，阿洛伊斯那个体弱多病的第一任妻子死去了，阿洛伊斯于是正式娶了法妮。婚礼举行得很是及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与法妮的第二个孩子安吉拉就降生了，在这之前，阿洛伊斯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女，一个私生子（和法妮所生）。阿洛伊斯十分高兴，他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

可是法妮却并不幸福，因为阿洛伊斯的改不了的臭毛病就是喜新厌旧，更不幸的是，法妮得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

的邻近的乡下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孩子又住到了波马客栈的顶层，同时把他的侄女克拉拉·波尔兹尔从希皮塔尔村接过来，说是为了帮助自己看孩子和料理家务。但没过多久，克拉拉·波尔兹尔就不只是阿洛伊斯的女佣、保姆，而且还成了阿洛伊斯的情妇。

法妮死后，1885年1月7日，经罗马教庭特许，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克拉拉·波尔兹尔在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新娘已有3个多月的身孕了。

结婚不久，克拉拉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这个长子没过三岁就死了，第二个孩子不到两岁也夭折了，第三个孩子则在下生几天后死于襁褓之中。3年之中，克拉拉连生了3个小孩，全都不幸夭折，这令克拉拉万分悲痛。

可是孽种就是这段时间里开始萌芽了。1889年4月20日，在临近德国边境的奥地利小镇布劳瑙，克拉拉生下了她和阿洛伊斯的第四个孩子——这就是日后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的阿道夫·希特勒。

也许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使阿洛伊斯的命运出现转机。在布劳瑙当了20年的低级小税吏之后，阿洛伊斯得到了一次关键性的晋升：被调往帕绍出任更高的海关税吏。

如果说莱茵河畔的布劳瑙只是个沉睡的山村，帕绍却不愧为是个古代城市。帕绍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曾经统治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大片疆土。建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汇合处的城堡、城楼和教堂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宏伟气势。

这座古城就其地理位置来说座落在德国境内，居民都讲德语。3岁的小阿道夫正处于一生中最敏感、最可塑的年龄。城市的声音和形象在他脑海里刻下了永久的烙印。他的用词和口音开始定型了，所以他一生中说话总是带着这个德国边境城市的口音，后来他也说总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而不是奥地利人。

迁到帕绍后的第二年，克拉拉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埃德蒙。

二、班里最令人头痛的学生

希特勒最喜欢戏弄老师，而且成绩又不好，于是，他被林茨中学开除了，气得希特勒张口大骂：“这简直是一个地狱！”后来，希特勒又进了另一所中学，在这里，他依然本性难移。

1897年7月，退休的老阿洛伊斯无奈之间变卖了房地产，全家迁至兰巴赫镇。

兰巴赫和帕绍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本笃派修道院，始建于11世纪。修道院里保存着拜占庭壁画和许多中世纪名家绘就的油画。除了本笃派修道院外，兰巴赫还有许多教堂，其中包括那座著名的保拉教堂，它是三角形的建筑，有三个尖顶钟楼、三个大门、三面窗子和三个祭坛。

老阿洛伊斯送阿道夫进了本笃派修道院办的一所学校上二年级。

阿道夫一进校，教堂仪式、穿黑服的僧侣以及在自己王国里拥有绝对权力统治众生的修道院长就吸引了他。

一次，阿道夫正漫步在美丽的校园里，突然间听到一间教室里传出了优美的歌声，这美妙的音乐吸引住了7岁的阿道夫，他深深地陶醉其中，唱歌的学生都已经走完了之后，他才醒悟过来，看到一个老师正朝他走来。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种音乐？”老师和蔼地问。

“是的，太动人了。”阿道夫高兴地答道。

“那么，你就明天加入唱诗班吧。明天就来，好吗？”老师热情地发出邀请，“嗯，你叫什么名字？”

“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向老师敬了个礼，高兴地走了。

自从那天开始，阿道夫就成为了唱诗班的一员，他嗓子不错，声音洪亮，同学们都很尊重他，阿道夫心情也十分愉快。

凡是来修道院参观的人都发现一个奇特让人难忘的现象，一天下午唱完歌回家的路上阿道夫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在六七处地方——有装饰物的门梁上、一眼石井上、教堂里的长排石椅上，都有一个卐字的符号，7岁的阿道夫不明白它的含意，就去问修道院长。

阿道夫出于孩子的天性对卐符号产生的好奇确实令修道院长感到惊讶，院长已经60多岁了，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小孩子问这个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问题。

阿道夫问修道院长：“这个卐字徽章是钉死上帝代言人耶稣的那个十字模型吗？”

“你细心看看，这不是十字，而是卐字”。修道院长边比划边耐心地告诉这个好奇的孩子，“很明显，卐字是由十字演变来的，但是现在卐字象征着捕狼的陷阱……”

阿道夫点了点头，若有所思，牢牢铭记住了这个卐字型图案。

对卐字型图案的好奇探究只是阿道夫对修道院的肃穆和辉煌还有那浓郁的节日气氛着迷的一个插曲而已，这个7岁的小孩已折服于修道院院长

的至上权威，他期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入主教会，成为权利至高无尚的修道院院长。

而且阿道夫也被修道院里教士宣道时一言千钧、万众咸服的那种气势所折服，阿道夫喜欢的就是这种气势。

1898年11月，老阿洛伊斯在省城林茨南郊的利昂丁买了一处房产。喜欢搬家的老阿洛伊斯一家又搬到了利昂丁。

老阿洛伊斯家房子的瓦铺屋顶，有两个烟囱，院子里有许多树，既舒适又实用，房院总共占地半公顷，绝对称得上是一处园林别墅，公墓位于房子旁边，教堂就在大路对面。

老阿洛伊斯重建了他的蜂房，阿道夫又到当地的小学去上学了。

在利昂丁小学里，阿道夫学会了画画，他的绘画天才也初露端倪。在课堂上，阿道夫不学习还是偷偷作画。1900年，他画了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从那之后，伙伴们又叫他“画家”了。

老阿洛伊斯一家已经过了十年的平静日子，可就在迁到利昂丁一年后，埃蒙德却又得了麻疹死了。

这是阿道夫平生第一次经历死人的事，而且死的又是他既淘气又听话的小弟弟，这事使他遭受重创，而且可能直到后来也永远无法修复弥合这个创伤。

埃蒙德的死，使阿道夫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阿道夫总是绷着脸，不爱搭理人，常常一个人若有所思，变得乖僻、自私、还有些神经质，也不好好念书，成天和老师作对，也不理同学，不再同他们玩耍，成了一只离群的羔羊。大家都觉得阿道夫不再是以前的阿道夫了。

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到林茨城上中学。

在林茨中学，阿道夫虽然功课越来越不好，可他却逐渐对建筑、对绘画有了兴趣，他是在建筑与绘画中逃避现实。利用在学校住宿的条件，他把所有的课外时间都花在林茨的街头巷尾，流连于造型挺秀的哥特式大教堂，装饰着巨型吊灯的歌剧院，把石板路轧得咯咯作响的四轮马车。就在这毫无目的地满城徘徊中，有一天阿道夫终于明白了：“我是个建筑和绘画的天才，我要当艺术家。”

林茨中学是一所培养技术人员和商业人才的学校，这显然与阿道夫的志向不符，也就没有了促使阿道夫努力学习功课的动力，沉浸于艺术的阿道夫成绩更差了，一年之后阿道夫的数学和自然史两门课不及格。教师给阿道夫的努力程度的评价是：“反复无常，必须留级。”

在林茨中学开的所有课程中，阿道夫最喜欢历史课。老师是奥德波·波西，他用彩色幻灯片来讲授古代条顿人的历史，简直迷住了阿道夫。这位灰白头发的老人感情炽热，滔滔不绝地讲述条顿人历史。

阿道夫私下对同学们评论老师时，把所有老师都一通臭骂，唯独对这个历史老师评价很高：“他使我们忘记了现在，用他的魔力将我们带回远古的年代，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汇成牢固的历史事实，注入活生生的现实，使我们认识了条顿人的伟大，日耳曼人的伟大。”

奥德波的影响，使阿道夫开始崇拜起俾斯麦来，他从小就有的德国唯尊的幼稚想法现在越发清晰。他不顾学校禁令高唱德国和俾斯麦的颂歌，在当时的奥地利，由于普奥战争过去刚几十年，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

就这样阿道夫比其他他人更自觉地接受了德国至上和日耳曼主义的观点。

有一次，犹太人凯普林格和阿道夫一道回家，走在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上，到了山顶，阿道夫在一座小教堂前不走了。

“你不是日耳曼人，”阿道夫直言不讳，“你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的。”

他又骄傲的指着自已：“我是日耳曼人，我的头发是淡棕色的。”

就在阿道夫得意于自己是日耳曼人时，开始着迷于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年方12岁的他很喜欢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音乐都让他入迷，他最喜欢的是剧中的一段台词，这唤醒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感情：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人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阿道夫对日耳曼人的自豪感使他更有自信了，他的成绩又逐步提高，在同学中的威信也日渐提高。由于他有本事，又当了同学们的首领，带着他的部下时常作弄老师，老师们对这个12岁的阿道夫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次，数学老师向法语教师休漠教授谈起对阿道夫的印象：“他很有天资的，可是他不肯学数学，每次都补考，可惜呀。”

休漠颇有同感：“他天资很高，如果努力学习一定是个尖子，但他的天资似乎都用在表现个人引起别人的注意上，喜欢和奉承他的同学在一起，自许为首领，却不好好读书，成天只梦想成为艺术家。”

而历史教师奥德波·波西却说：“我可不像你们这样看阿道夫。他怎么就不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每次我走上讲台，他就聚精会神地盯着我，唯恐漏掉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不放过我的每一个手势。”

“那你一定是在讲德意志史？”休谟问，他非常了解奥德波·波西是一个大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没错，我能看出在他心底燃烧的热情，他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热情。”历史老师欣然赞扬这位得意门生。

这种讨论只是经常围绕着阿道夫而展开的众多讨论中的一个缩影。虽然老师们大都肯定阿道夫有天资，可是阿道夫却不理解老师，用他的天资去贬低他的老师们。

阿道夫后来常常攻击老师，说：“他们大多数有点疯癫，好教师凤毛麟角。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路，真可悲！”

这样攻击老师，阿道夫还不解恨，当他成为亲自指挥部署在从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几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时，还在闲聊时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对下属说：“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惟一目的是要填堵我们的头脑，学生显出的一丝一毫的独创性都会遭受无情地折磨。”

阿道夫在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了两本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书。于是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在昏黄的灯光下身心投入地看着，完全不觉身外的事物，激动之处，就手舞足蹈，仿佛自己就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俾斯麦，又像是这次战争的指挥官大毛奇。

在这段时期中，阿道夫还读了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书，被书中那些想象中的美国中西部蛮荒的被判过刑的人所打动，被那些不存在的景色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惊险场面所深深吸引。

“读卡尔·梅依的书简直是个新发现。”

阿道夫对他的同学们说。他不仅扩展了视野，而且找到了一个效仿的偶像。他时常幻想成为卡尔·梅依书中的主人公——大地上的魔王——老沙特汉德。阿道夫就是想成为这种人：凌驾于万物之上，同劣等民族作战到底，直到把他们从地球上彻底消灭。他长大后还在读这些小说，在与苏联打仗的时候，他又读了这些小说，那次战争，其残酷性远远超出了小说的描述。

1903年1月3日，一生中曾三次结婚、先后有过九个孩子、喜欢抽烟喝酒和不停地搬家的退休小官吏老阿洛伊斯突然病死在一家小酒馆里。

老阿洛伊斯并没使家人生活窘迫。他去世时，领取的养老金是2420